

面具

6A 劉愉康

鬧鐘聲驀地響起來，像海潮一浪一浪地衝擊過來，吵醒了沉睡的默立。默立梳洗乾淨，緩緩帶上面具，仔細地整理面具與臉皮之間的縫隙，直到看不出一絲端倪。他檢視一下鏡子裏熟悉的陌生微笑，轉身就走。

學校悅耳的晨曲開始播送，在暖陽包圍下，學生魚貫進入學校，彷彿是一幅溫馨的油畫。默立如常跟老師、同學相遇，熱臉皮外冰冷的皮膚替默立建立了一個乖巧的形象，內裏的他，早已變得麻木。

下課的鈴聲像一支冷箭射來。默立一個人去洗手間，路經甲女的座位時，聽見乙女說：「甲，陪我一起去洗手間吧！」默立嗅到塑料的味道，她們的面具是塑膠造的。「好啊！」甲女爽朗道。默立想：「就那麼害怕一個人行動？」也許她們想裝出她倆很友好的模樣吧。

上課的催魂鈴來了，安靜的課室內，默立聽見後座的甲女跟丙女悄悄話：「真麻煩，她常常叫我陪她上廁所，我多不想去啊！真有點討厭她。」默立好像還聽到面具開始破裂的聲音。

午飯的鈴聲在萬眾期待下終於到來。默立前面的A男回頭跟B男說：「喂，你去哪兒吃啊？一起吃吧！」B男呆了一會兒，閃電間換了另一張面具——燦爛的笑容，然後柔柔地回了一句：「嗯。」可B男眼中的戲謔卻不容忽視。B男不是不喜歡A男的嗎？A男不是也知道B男不喜歡他的嗎？默立細看之下，原來A男的面具非常厚。默立了然於心，獨自去吃午餐。

飯店裏的電視聲浪很大，默立很享受一個人的時光，因為可以摘下面具。他不喜歡留在學校。不是說學校是一個純真的地方嗎？怎麼連涉世未深的學生都變得那麼虛偽呢？他不喜歡偽裝的東西，他覺得這樣交往沒什麼意思，見到什麼人、遇上什麼事，都得換上不同的面具埋藏自己，不能以真面目示人。這太虛假了！學校理應是單純的地方，人們卻都學會以機心來掩蓋自己。默立喜歡率真地表現自己，那才是舒適、真實的人生；年年月月分分秒秒都得戴上面具，他覺得這樣做人太辛苦了。以前有好幾次，默立都想衝上去，把別人的面具摘下來！不過後來人長大了，隨波逐流，別人怎麼做，自己也跟着就是了，看不過眼又怎樣？儘管他無時無刻都想脫了自己的面具。

下午的鈴聲又響起，飯後的時間總讓人昏昏欲睡，老師看這一號男生長年打瞌睡，平靜地別過臉去繼續授課。默立仔細地察看老師的面龐，他戴面具的技術爐火純青，一點兒都看不出有裝飾過的痕跡。可是，老師眼中火般燃燒的怒意卻十分耀眼，這才讓默立發現老師的一流功夫。幸虧，靈魂之窗是誰也粉飾不了的，人性、性格、心情的真面目可從中窺視。

放學的鐘聲姍姍來遲，默立馬上逃回他的安樂窩，那是他真實的天地。出了課室，迎面而來的是他的死敵，他倆互相討厭但心照不宣。默立打算看他一眼，用面具上的莞爾來應付一下，卻望見死敵仇視的眼神。怎麼了？不是一向都佯裝沒事發生、偶爾一、兩句閒話家常嗎？他摸摸自己的臉，熱的，自己正以一副蔑視的嘴臉看着對方。原來，他的面具不知不覺間早就被體熱溶化了。